人工智慧與原住民教育——將AI帶進校園

人工知能と原住民族教育——キャンパスにAIを

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igenous Education: Bringing AI into Campuses

文・圖—陳怡萱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原住民專班副教授）

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，AI 已經從剛起步轉變為大舉進入校園。我從2019年開始任教於政大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原住民專班，大概從近三年開始，頻繁地收到學生使用 AI 寫的作業，最常見的使用樣態是直接用 AI 生成的文字繳交作業或論文、以及 AI 生成的假文獻，在課堂報告時也時常看到同學用 AI 翻譯文獻或是用 AI 生成簡報。使用 AI 完成（可以說是完成嗎？）的作業大體上都有同一個特性，就是 AI 會用誇飾的詞彙斬釘截鐵地闡述華而不實的論點，或者是用各種華麗詞藻拼裝成一個句子，但是細究完全不明所以（例如什麼靈魂座標、殖民網格，這種虛華但是意義不明的詞彙）。

一開始我的做法是採取防禦式的作法，就是不斷糾正學生、退回作業請學生重交，然後也在專班開了一堂學術倫理的說明會。但是類似的情況還是不斷發生，我回想起以前我在學習撰寫論文時，都是很痛苦、一字一句推敲打出來不成熟的文字，但是正因為那種緩慢推敲的過程，所以我知道 AI 和人腦不一樣，AI 畢竟是電腦生成的語言模型，他沒有辦法跟人類一樣發展出邏輯推演的能力（起碼現在還沒有）。但是當學生使用AI速成文字繳交作業時，他們就是直接跳過了這個思考培養的過程，而把主導性拱手讓給AI。但是思考是個需要反覆練習、緩慢進展的事情，如果跳過了這個過程，身為老師還能教學生什麼？

大概是在2025、2026年吧，開始有許多相關的學術科普文章討論大學如何教學生「AI不能教的事情」，於是乎在2026年的新學期，經過與共同授課老師官大偉老師和蕭惠中老師的討論、我們決定將 AI 導入到專班的碩一必修課程「研究方法與個案分析」中，帶著學生一起學習如何與 AI 共作研究計畫，以下我會分享我們目前的規劃，但是畢竟現在開學才第一週，所以我們還不清楚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，這點就有待後續追蹤。



AI 導入學術研究已成不可逆的趨勢——課程單元截圖。

讓AI跟你一起做，不是幫你做

首先，將 AI 導入學術研究，難以否認地這已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。從尋找文獻、整理資料、發展研究問題，到撰寫文字與製作簡報，AI 似乎都能提供協助。各大學術期刊也陸續制定 AI 使用規範，有些允許研究者在特定範圍內使用，有些採取有限度開放，也有些仍持較為保守的立場。我在課堂中跟學生分享中研院《人文及社會集刊》的 AI 使用原則：「因應當前生成式 AI 產出的內容，可能有不正確、不完整或偏見，作者需對其論述進行查證，以確保其正確性。」「生成式 AI 及 AI 輔助技術僅可用於文字潤飾及提升文稿的可讀性，不可用於資料分析並從中得出研究結論；不能將 AI 列為作者或合著作者；亦不可引用 AI 為作者。」「若於文稿中使用生成式 AI 及 AI 輔助技術，需遵循上述原則，並應在文稿中揭露相關的使用聲明。此外，無論是否使用生成式AI及AI輔助技術，作者需對文稿負最終責任。」

所以什麼是「AI 的偏見」？我跟學生分享我自身的案例。在我剛開始使用AI時，我比較沒有防備心，論文會上傳給 AI 幫忙檢查，有時要去哪裡也都會請 AI 建議行程或景點。結果有次我在查我要去韓國開會時，是否有哪些推薦買給家人的伴手禮，AI 回答我：「以下是建議你買給你妻子和小孩的禮物…」，我當下驚覺 AI 僅僅因為我的身分是大學教授，就認定我是男性！？這件事情震驚到讓我從此與 AI 劃清界線，我清楚認知到大語言數據有其性別偏見，因此我不再跟 AI 敘說過多個人私事，對於把我寫的論文給 AI 檢查我也日益保守，畢竟雖然各大 AI 平台都會說：「您所上傳的資料並不會用於公司內部語言訓練」，但是事實誰知道呢？

另外一個我們業界中常見的 AI 偏見是用「土著」來講原住民族。這點並不令人意外，畢竟 AI 所使用的華語語言數據中，最

從尋找文獻、整理資料、發展研究問題，到撰寫文字與製作簡報，AI 似乎都能提供協助。各大學術期刊也陸續制定 AI 使用規範，有些允許研究者在特定範圍內使用，有些採取有限度開放，也有些仍持較為保守的立場。



我跟學生一再提醒說，與AI共做研究，不等於把研究交給AI代做，而是將AI作為協助思考、提出問題與檢驗論證的夥伴，同時保留研究者的主體性與最終判斷權。

各週次進度給AI的指令（prompt）示範版

- 使用者輸入給 ChatGPT、Claude 或 Gemini 等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一段文字、問題、命令或任務說明
- **AI 指令的核心要素**
  - **角色設定**：告訴 AI 扮演什麼身分（例如：「你是一位資深會計師」）。
  - **背景脈絡**：提供任務的相關情境與資訊。
  - **具體要求**：清楚說明期望獲得的結果與目的。
  - **輸出格式**：指定回覆的結構（例如：條列式清單、表格、特定字數）。
- **為什麼指令很重要？**
  - **決定品質**：模糊的指令會讓 AI 給出空泛的答案；精確的結構化指令能產出高品質、可直接使用的內容。
  - **提高效率**：掌握好的寫法可以快速完成文字摘要、資料分析、腦力激盪或程式碼編寫。

怎麼用 AI——課程單元截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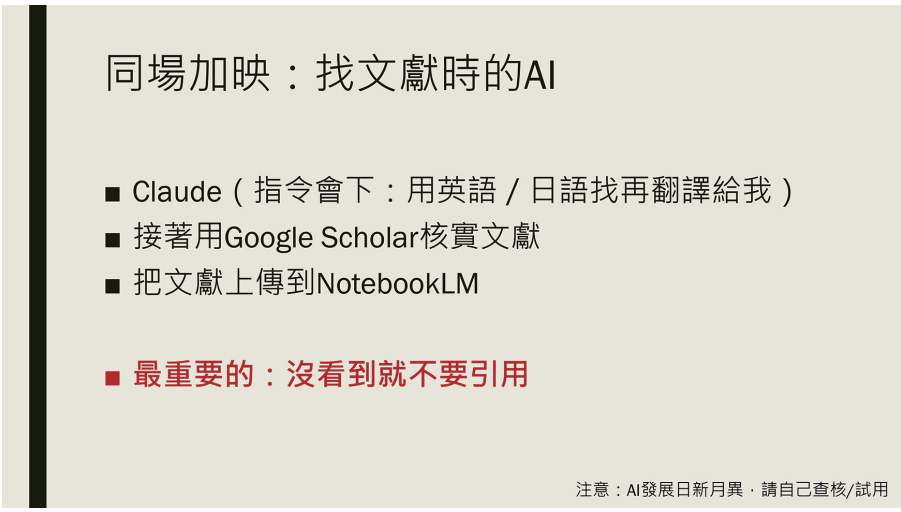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量的來源應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而在中國其政府不承認原住民族的存在，而將境內的非漢人族群（雖說我對均質的漢人想像也充滿質疑，但此處略去不談）透過民族識別工程，識別出55個「少數民族」，但是這55個少數民族在中國政府眼中充其量只不過是「中華民族」下的「少數」民族。於是乎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有簽署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（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，以下簡稱UNDRIP）》，但在簽署後立刻聲明此宣言並不適用於中國，因為他們境內沒有原住民族的存在。於是乎UNDRIP的官方版正式華語翻譯為《土著人民權利宣言》，土著此一華語帶有的歧視意味早已不用多說；但是反過來看台灣，經過了1980、9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和原住民族社運前輩的努力，台灣早已改用具有集體權意涵的「原住民族」來取代早年具有歧視與國族想像意涵的「山地同胞」。我在課堂中跟學生說，台灣使用「原住民族」這詞彙是肯認原住民族是早於現代民族國家（nation-state）建置前就已經存在這塊土地上，並且肯認原住民族與國家是準國與國關係的政治地位。

最後一個 AI 的偏見是跟語言有關。如同前面所述的華語資料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居多，所以先前我有學生交上的作業，裡面援引的法條居然是中國的，而非台灣的，以此為戒，我跟學生分享說我現在在使用 AI 時，我時常會下指令說：「先用英文和日文搜尋文獻，再把成果翻譯給我」，如此一來得到的答案往往會跟只用華語下指令所得到的結果不同。

怎麼用 AI

透過上述例子，我跟學生說AI使用的建議原則：(1)可以用，但是要善用；(2)人類的主體性



同場加映：找文獻時的 AI ——課程單元截圖。

不可被取代；(3) 需要有資訊識別的能力；(4)AI 產生的資訊一定要多方查證，例如使用不同 AI 平台、google scholar 交叉驗證。我跟學生一再提醒說，與 AI 共做研究，不等於把研究交給 AI 代做，而是將 AI 作為協助思考、提出問題與檢驗論證的夥伴，同時保留研究者的主體性與最終判斷權。

最後，我跟學生解釋要給 AI 下指令的重要性，我當場示範底下兩個指令的差異：(1) 給我五本原住民族相關研究；(2) 假設我是大學老師，我要給學生開課程書單，選出五篇台灣原住民研究經典論文，以網路上有全文為優先。

前者，AI 給出三篇假文獻，一個不夠格的非學術期刊的報導，和一本在講台灣民主運動的書，但是書中並沒有辦法看出是否有原住民族相關內容；後者AI 給出五篇知名學者的期刊論文，且全文的網路連結也是正確的。以這個案例我讓同學知道，AI 可以是被訓練的，重點是在於指令精準，如此才能得到好的回答。以下是我在 Google 搜尋所得的 AI 指令的核心要素：(1) 告訴 AI 扮演什麼身分（例如：「你是一位資深會計師」）；(2) 背景脈絡：提供任務的相關情境與資訊；(3) 具體要求：清楚說明期望獲得的結果與目的；(4) 輸出格式：指定回覆的結構（例如：條列式清單、表格、特定字數）。

反思與期待

把AI融入教學是我們這學期的新嘗試，但是其實在授課的過程中我們內心都充滿糾結，在一開始上課時我問同學：「有多少人使用過 AI？」全班大概有一、兩位是完全沒有使用過 AI。在上課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在內心糾結說：「我們是不是強制把『要用 AI』這件事加諸在學生身上？」在課程的最後，我有再度跟學生強調，要不要用 AI 都是個人的選擇，但是不論如何，跟大家一起教學相長，學習資訊識讀的能力，這才是我們想教大家的。◆



陳怡萱
台北市大安區人。1990年生。澳洲Macquarie大學地理學與規劃博士。現任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副教授。長期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議題，研究興趣包含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、社區製圖、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等。